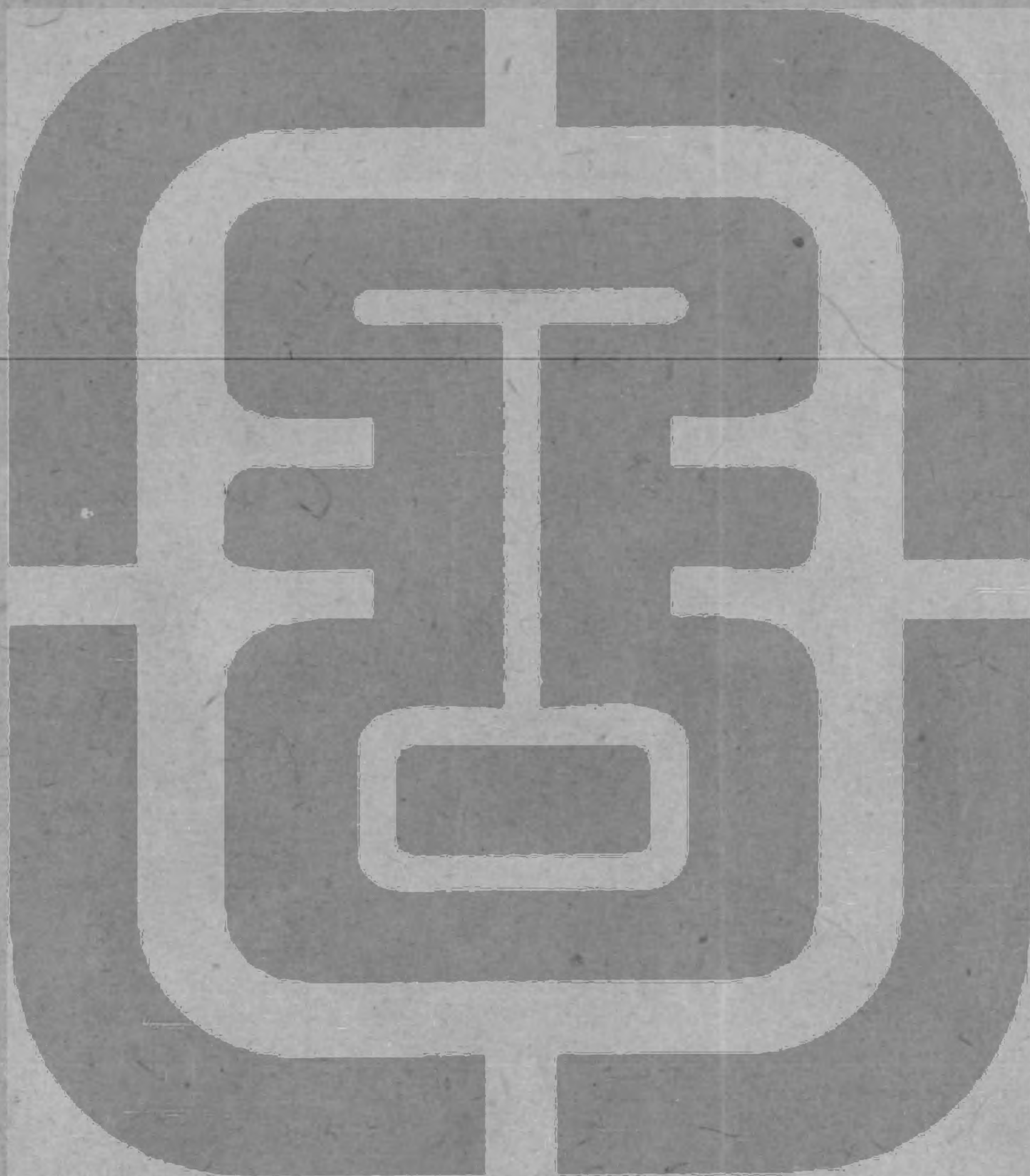


十三



山書第十七卷

諭飭巡按

崇禎六年正月諭都察院朝廷差御史巡

按專察吏安民余好清暴屢旨嚴飭槩不遵

依如隄防失嚴舉劾失當供應侈靡罰贖濫

橫弊難枚舉巡按身先不正何以振揚法紀

都察觀職司激揚未見特糾何人朕今專責

巡按痛切沿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舉薦必

廉卓循良奏劾必大貪巨蠹果肯實心奉行



自然有這地方若但脩飾虛文勉循套件訖
名巡按徒滋騷擾于朝廷設官之義何居朕
時欲亦考核成例之外加行大賞大罰以示
勸懲

科道陞轉

諭吏部用人全在信才邇來唯以京堂為憂
若咄咄司便曰分轉豈駭歷鼓舞之意今後
科道官除資深勞著特陞京堂外其餘酌量
才品升授監司不干乃記年例正副寺項名

色如果聲望著隆治行超卓方畝入陞卿寺
或徑陞巡撫朝廷務求練之繁勅疆印
內津外亟需考成幹辦必內外互轉方可折
躒競獲實才

都尉就學

崇禎十六年正月駙馬都尉鞏永固疏言駙馬
就學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統宗教
習然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考滿近身終
歲屢遷以踰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遂

偃仰之不孰若相觀有成追隨從公之邁橋
門環聽曉振鷺之有容矍圃序賓赴駟震之
合節先朝駙馬若梅殷李堅趙輝宋瑛井源
焦敬石璟或著節封疆或宣猷樞府豈非嚮
學文效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疏上
上褒嘉之

蠲租息乞

崇禎十六年二月諭朕以不德抚卽萬年念
甚切軫愛民而澤無絲以下究也因年來軍

興繁費加派頻仍賦愈重而民亦窮出既多
而入亦倍商孫日甚展轉其哀茲特頒赦
宥之不大布蠲徭之令其自崇禎十二年以
前應一存留起解俱本折錢糧盡行蠲免力
與百姓休息不許有司重徵溷派其有司曾
因十二年以前舊欠叅罰者俱開復令其盡
心撫字一意收民所有應蠲款項開列於後
古今治平無異術首須本固邦寧億兆有同
心全在上仁下義因兵派餉原係取民以衛

民蠲舊徭新豈曰得已而不已佇俟廓清大
定之日即為征輸盡緩之期庶幾四海為家
永賴一人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止增楚抚

崇禎十六年三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頃者
中樞以逆寇窺莽係上防江事宜因有增設
武昌巡抚之議中間更置新舊割隸郡邑端
者頗多意未嘗不善而臣蜀沈大勢窺之
竊有以明其不然者往臣曾待罪楚吏矣

楚罹寇禍十有餘年撫是土者尺數易縲
絏纓麓項守相屬乃疆事之滋其自如也
蓋以是撫鮮少之為患而人不稱其官之
患即稱矣又弗克竟其用盧象昇方孔炤素
繼咸革豈不表表稱英望而或以移或以
譴相率去楚楚乃益不支比數年中民日
益兵日益騷地日益破裂江黃千里鞠
為蕭蓬蠻窩虎巢出沒左右不聞鳴笳
注弩終策以扼其騎突者頃上遊再躡

甌水乘高夏口揚波又驚岫負蓋不獨
江北之七郡盡而江以南亦岌岌焉如
懸之累千鈎無完理矣再一二年賊不
滅勢且無民三戶其為甌脫乎而今日議
增官明日議增兵似欲速民之為賊而力
驅之者臣是以中樞之計左也請為陛下
下其不可皆增官則必增兵增兵則必
增餉下至村官中軍胥吏輿臺之屬事
事辦設費且無算新撫郭景旦受命伊

始已不免於大聲之呼今又以募至萬
人餉從何出刀俎遺了得死為惟其誰
恐所加派之口舍是又無從得食臣恐刮
剔之害究歸於一不可也楚已有兩按
三撫十五郡之間牙斧相望藩臬諸司既
已疲於奔命今再增一抚則是下之承令
者一而上之布號者嘗六也文書瑣委
耳目眩矚必且殫營竭智相為周旋綴飾
游深本業盡喪多指既憂乎亂視一柄何

貴乎兩操二不可也江北兵連禍結民力
已匱一切轉輸供億恃有江南今既各長
其八各私其土此疆爾界呼應乖睽魯
柝可以聞邾而楚波安能及晉主客公私之
費何策枝梧兵人殘區有同坐困三不可也
鄭陽一郡據豫秦楚蜀之衝地處萬山谷
稱以眷注流民叢居餘風未殄伏莽之憂
需時而動知數經寇叛奸人主心輯暴然
良談何容易今討此一抗無閔江重輒有

動移脫復變起倉卒誰執其外且闖曹
見踞襄宛於窺漢興寧之匹省襟喉守
諸撫四不可一抗一鎮法令相維各省
皆然體制應爾注楚地一鎮三抗既已多
寡偏畸今又益而四之是兼鉞重臣僅與
監司相參錯而專閫之帥作好軍中初既
無行重承後且規為玩卸人情多則不貴
火乃致精豈可令開府中丞三倍於兗登
之數既虧大体亦悖事宜五不可也夫厲

兵秣馬惟賊是求者督抚之事也扼險固
圍畫畔而理者道府有司之事也若該抚
舍單言守舍統轄而言分防守土各官更
效何職况按鎮悉駐郢上荆鄂並有道臣寧
容諉咎辭難不閑緩急其不必增者一疆事
之壞繇於多官暮改朝更訖無成畫即以
三帥命舊止一總兵而辦今增大帥六副
帥十有六而反不辦蓋百二散官紛紛多
尚養癰築舍斯癸甚明何可再取備員

致乖實效及今不革恐百兵百一帥數
邑置一抚而尤不足也夫不必增者一
至石巡抚繫一方安危中樞繫天下安
危按策當計人長論事須觀大局目下宜
急易秦抚俾辦秦賊而檄孫傳庭一意出
閩以掃襄鄧之寇急擇沅抚仍舊駐荆而
檄之鄖二抚首尾夾擊以成驅勦之功發
言盈廷要歸謀斷此臣所繇效忠告於樞
臣也抚臣為一邦司命三楚尤禍亂頻仍

謂宜盡矯前非力圖新績擇有司以揀凋
殘酌蠲貨以甦民命毋縱驕兵以助盜賊
毋變百姓以奉豪強練水陸之軍實俾一
以當千消省會之隱憂俾鳩毋增目一夔
已足可利繁多此臣所繇效忠告於三
也伏乞陛下下賸章使諸臣博議萬一可
采於湯停罷楚事其有瘳乎

養民致賢

十六年三月原任湖廣巡撫安都御史方孔炤疏言

臣恭承聖問謹以臆對內外勢分南北而制
勝之道則一皇上勵精圖治在事諸臣無不
奮力鬼強然尚未能寬君父憂者時地有難
易功序有先後也平來焦勞惟兵與餉臣以
為第從兵餉經營而不從原本立大規模亦
費時日亦費貨財乃其源何在在于養民致
賢而已漢蕭何對高帝曰養民以致賢人則
天下可圖因不五年而成帝業今者欲收中
興之功須做開創之意竊觀我太祖開創於

南初不交征於西北成祖開創於北曾不假
借於東南各就其土地人民拓基垂統四海
既一猶不盡括天下之才每預行蠲租富庶
在下教訓備至樂利久長至於今日國勢人
心大不同者大寇業殺人無厭而貪官污吏
復吸之梟兵惡將後害之水旱疾疫復殃之
所餘幾何幸遇皇上大德好生每下詔安民
江湖黎老讀而感泣此以生道同殺運天下
將卜盪滅有期矣乃愚臣鄙見所謂養民致

賢者有二請得竟其說方今已被兵燹之地
有城郭盡壞者有四海盡殘僅留空郭為兵
馬營塹者然土著之民恋土難捨每依
山傍水結寨相圍如不亟求聯絡胥化為
盜亟宜選廉幹武略之吏多方招徠因其
勢而利導之勸其寨主廣立墾屯比練禦
寇使中州江北楚齊畿內苛處今日極殘
敝之區即轉為他日雄固之域民自為兵
民自為餉可以不煩朝廷處置但其施為

次第自與承平法度不同窮則變變則通
宜聽該地方大吏委以事權數年之間自
能往盛矣其未被兵燹之地人情泄泄尚
急催科下怨衆携恐蘊星火宜亟飭舊章
察課守令刑清訟簡收拾輿情部擊豪強
毋令賞盜祇取正供以急國用悉除煩苛
民自樂輸盜賊不起即如睢寧知縣馬岐
鳳勸民為兵結束三千獨抵巨敵復能移救
邳州漕臣史可法拔而用之盡如此舉是不

以兵餉煩帑計也皇上体念遺黎盡蠲十二
三四年逋稅又於中州特蠲三年恩波浩蕩
然賢有司必能宣化不肖者暗自徵收各處
錢糧未清務宜稽核徹底使節屋之下皆沾
實惠此養之大畧也賢者以佐籌帷幄為上
疏附禦侮次之然內外相助勞逸互恤和寅
協共取長棄短獎直懲諛勿分畛域乃克有
濟今侍從清班之臣兢圖職業尚有暇時惟
封疆外吏奔走風塵倍加勞瘁責任既重經

費匱乏或心有餘而力不足或志可奮而機
未至尋嘗文法動易牽拘所為極難方今殊
將士臣不遵節制悍無忌憚者繇於賢才不
立則朝廷不尊而威令不行此在皇上多方
鼓勸以必得豪傑之效則養賢之大略也至
於各路兵餉雖有時缺然不無冒破誠得實
心任事姑就見在之餉簡練見在之兵如謂
餉單兵羸或一人併二人之糧改弱為強選
鋒在前嘗兵居後多而不精終歸逃散何如

精而不多結束部伍為救敝之急策也凡臣
愚見庶幾萬難措處中先立規模節次條緒
而為之必有實效以中國治中國則寇自平
以外敵治外敵則敵自滅我皇上揆亂反治
之道是在今日矣鄧禹勸光武莫如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姚崇
勸川皇政先仁恕法行自近不務邊功群臣
皆得批逆鱗犯忌諱杜黃裳勸憲宗振舉紀
綱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惟

皆審時勢之要卓然足為中興至計也此
疏經本緯末撥亂持危圖之必有效行之
必在功其今日治安策乎鄧姚杜之謀足
相方也

閣臣督師平寇

崇禎十六年三月諭內閣輔臣朕以寇邊交
訏昕夕靡寧近報楚寇披猖益逞亮毒朕心
不勝痛憤義當大討親征次輔姓忠畧壯敵
沈雄歷練具能仰体朕意靖亂安民茲特命

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總率調度各
督撫協力奏功特賜尚方劍一口以重事權
加賜斗牛服一襲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
裏監馬五十匹用示眷禮外再給賞功銀五
萬兩銀牌大小一千面銀花一千枝銀盃大
小五百个各色蟒衣一百匹各色斗牛飛魚
胄子一百匹各色雲紵二百疋各色絹五百
疋以充軍前犒賞之用一應兵餉用人併勅
印旗牌勘合等項卿等傳與各衙門速行計

議給發特諭

至五月諭吏兵二部輔臣吳姓奉命督師自
當三馳受事乃三月來討將選兵遲回慎重
西北東南豫行規便似于朕特遣之意不協
未出都門意義欠周若在行間制勝可知姓
還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其議用兵將着如
數星赴軍前聽秦督統率調度姓隨諸告回
後錦衣衛取至京令刑部議罪遣戍

招撫土寨

崇禎十六年四月詔朕奉天子民日以除暴
安民為急近自闖賊煽亂肆逞凶殘致我窮
黎久罹水火每一念至傷憤良深已有旨盡
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惟傷仇僑之餘聲援
遙隔朝廷德意未及周知又聞剗授土寨人
等結眾抗賊保守地方屢報投招切能用命
或係係矜弁或已署名銜義勇如雲尚未盡
悉雖間有迹似弄兵原非不得已而實則義存
報國不乏同心為此特頒詔書遣官前去宣

諭赦罪錄功務要大伸討賊之忠共矢同讐
之氣但能擒斬偽官者即與授官能收捕賊
徒者即與給賞能破賊恢復獻者即行超擢
斬不逾時其餘部衆或編入鄉勇一體團操
或分墾荒田量給牛種或便宜安插或獲邊
家鄉不許所在官司衙胥兵役生端牽擾違
者即行拿究治罪該撫按仍大張榜示多方
獎勸不時奏聞其江北湖廣諸處悉照此例
通行昨據河南巡按官又稱鄧州守備許承

業等官驅逐偽官尤宜先叙着兵部即與實
授以昭朕鼓勵高功至意爾等皆吾赤子具
有同仇尚早奮于功名庶共游於樂利布告
遐邇咸使聞知

請罷詔獄廷杖

十六年四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臣諫官也
職任補闕則不可無言義當責難則不敢卮
言惟念生平服習者唐虞之書今日親見者
堯舜之主舍所學而為芹藿之獻臣實不能

請仍以其學質言之聞諸虞廷之命皋陶曰
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乃其大要不過
曰惟明克允以刑弼教而已若是夫刑之與
教至相須也近者恭誦聖諭以天氣炎蒸省
釋諸獄扼於中原被兵之地特頒赦詔嘉興
維新赤子投懷聞者歡動臣於是舉香加額
曰大聖人仁覆庶物亦何周至而惻怛也即
有虞欽恤曷以加焉顧小人之納溝可矜而
君子之雉罹尤痛其教戒之則君父之義也

其生金之則天地之恩也往臣過南都士大
夫為臣言詞臣黃道周之清操力學夙荷主
知使其當日死則竟死矣誰復能恣須臾以
待大恩之普及者故臣竊謂朴作教刑雖盛
世所不廢而當建鼓置旌之下寧期過慎以
恤群情語曰刑不上大夫蓋將以養廉恥使
知以惜也陛下比年來罷告密而人慶更生
清積獄而物無冤滯惟茲詔獄廷杖尚有待
乎推慈夫祖宗之法累代相沿敢遽云置而

不用然原其本指要以待大奸巨慝謀逆僭
亂之徒非獨為臣子語言狂戇設也後雖駁
駁其初意乃典要所在必以俟諸不世出
之聖人今亦望陛下謹所以用之而已昔叔
向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
言此患之大者唐太宗謂魏徵曰人臣欲諫
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
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
禹拜昌言良為此也夫太宗中主耳所言若

此遂以成貞觀之治矧陛下淵虛仁聖度越
百王者乎乃諸臣蓄縮苟且擇便圖安輒自
為是頃者士氣日就茅靡人心日見頹喪母
論裂麻還詔事不敢為即伏闕犯顏亦云希
覲不肖者樂為阿比而賢者並習於斂藏其
始或止存乎懷刑而其後必盡趨於持祿波
流一砥可為深憂易俗移風是在陛下誠宜
曠然遠覽俾士大夫滌其故心苟真罪狀難
寬不妨付之司敗至於榜笞屈辱實冀蠲除

允若茲則士之廉恥立廉恥立則忠孝生忠
孝生則智力畢奮純鉤湛盧亦其不折者可
使不善乎臣同官陳燕翼之言曰今日之兵
必非持戟武士也天下之守道守官却金遠
佞者即陛下之兵每念斯語慄焉汗出鍊鋼
繞柔亦在乎所以養之者矣臣故願陛下之
廣斯至仁也極乎仁之效刑措可致而貞士
守道愚夫慕義無復詭隨僥倖之謀世道其
底於醇理乎

閣臣視師

崇禎十六年四月遣閣臣周延儒視師勅曰卿
忠猷奮發義氣沉雄自請視師不避危險
朕甚嘉之特命卿以原官督飭閩寧薊密昌
宣通津保涿等處軍務一切督撫鎮將主客
兵馬并京營兵將等官關係援剿事宜悉聽
節制便宜調度如有逗遛觀望抗違遲緩失
誤軍機立行叅等重者徑以軍法從事不得
寬縱有功的立行陞賞仍着兵科給事中方

士亮兵部職方司郎中尹民興隨行監紀功
罪不時馳報其各督撫鎮官塘報哨探俱着
飛迎科司二官以憑調遣察奏不得緩悞取
罪惟卿股肱元輔績茂勞深朕方倚賴勛勩
不悉暫離左右勉從敦請代朕親行指日功
成卽星馳入閣佐理以慰朕側席竚望至意
因卿登時就道卽着將文淵閣印攜帶應用
行有懋賞用酬厥勳卿往欽哉故諭
五月輔臣廷儒還朝同各輔進官廡予賞賚

有差又諭首輔代朕視師勞績著聞加賜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蟒衣一襲各輔公疏辭
恩典答旨卿等密勿勞深弘猷匡贊酬叙原
屬國典至元輔視師制勝尤前此未有俱宜
祇受不必遜辭

處分首輔

崇禎十六年五月諭五府六部科道等官首
輔周延儒朕所敬信不謂亦有蒙蔽事情朕
不忍言爾等據實議奏及各輔臣公揭陳救

諭曰覽先生每揭奏首輔奏疏及府部議本
朕心惻然不恣首輔功多過寡佐理有年朕
不能盡用其謨猷朕不能体量其志向皆朕
之過應免着議處分准致仕回籍仍賜路費
馳驛以昭朕保全優禮至意特諭十二月錦
衣衛取延儒至京令刑部會議內閣公揭申
救言適蒙發下刑部一本繫會議罪輔臣周
延儒等凜奉嚴威俯鑒覆轍方負罪揚息悚
愧不遑安敢昧死代為籲控且以我皇上待

臣之隆体臣之至深恩異數千古鮮倫為臣
子者恣於比匪行私自干法網尚敢以國體
君恩求寬於日月雷霆之下乎惟延儒赴召
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
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
曾有功多過寡之諭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
客宿士乘機假勢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
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賂彰疵始多端天鑒
炯然罪安所逭部以煙戍議上誠當其辜至

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
馳驅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倘蒙皇上
法以施仁俯從部議則惟蓋之恩同于覆載
非臣等所敢冒微也謹擬票進呈合詞密請
諭旨覽卿奏揭朕心惻然但延儒罪犯重大
前而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暱奸
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回朝面諭應將兵
情據實陳奏極力說救庶幾收效桑榆而乃
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

了何條念繫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

楚省之變

崇禎十六年五月賊張獻忠窺犯湖廣先是
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獻忠沿江而
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設撤江上兵
嬰城守叅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
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
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衆不從賊果從煤

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賊攻武勝門
多殺傷至二十日壬戌楚府新募兵為賊內
應同門迎賊文榮巷戰死大學士賀逢聖守
城見賊入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
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
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鬪支解之楚宗多從賊
者賊執楚王以篋輿籠之沉於西湖楚王宮
中積貨百餘萬先聞獻欲窺省三司官請貸
數萬以贍兵不應楚人益恨王盡省民被賊

殺戮殆盡

六曹官評

崇禎十六年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臣
嘗讀詩之嘉樂曰百辟卿士媚於天子不懈
於位民之攸暨可見帝王之所以定衆志而
收寔用者要於因能授官綜覈名實而群執
事心修其位以事一人即稱恭治焉國家分
設六曹各襄厥職兵農禮樂各有司存第人
之才品各異苑枯攸分有斤斤職思其居繩

趨於職之內者有泄泄巧嘗其捷躍治於職之外者或與援自恃併堂官之提掇不靈或簠簋不飾即白簡之糾彈罔忌循資累俸計日待遷直至六年之後乃始從而問之堂上已非舊人事蹟從何稽察僥倖營免脫徑竇實多就使察處嚴明黜幽允當而此六年中治理行政豈堪屑越又况賢能輩出儘有克堪大用之人而酌核無憑未又盡起孤冷之色其何以神鼓舞而收用人之効乎臣請今後每

季六部各堂上官盡以合屬官各名下確註一二評語并資俸年月開送臣部其應陞轉者註以應優應平應煩應簡字樣而其間品望最孚與放肆有據者不妨另為加詳或徑可列之清鄉或取次可膺節越鉞或典文衡或授邊計其最下者間一別議處分庶乎賢愚以勸戒以昭各堂上之提掇既靈而臣部之位置有據於以課真才而劾實効未必無少補也第各衙門寔應之而臣部不實行之不

惟來冊置之高閣且或出以示人是我市私而使各堂上歛怨也此冊至應發選司密切收藏仍謄一冊送之堂上凡遇一應陞轉悉照來冊斟酌或有陞轉不符原開及不協公論者聽各堂上執而問之臣亦應窮其故於選司若使各堂原注未確臣部另有聞見如註考優而其人實劣及越級混序先自顛錯致有後言達於聖聽者各堂上官亦不能辭其咎也然惟一準之於俸則諸弊可減故當

轉即轉不得聽其趨避亦不得聽其凌躐或本衙門重大差委有必不容不留者聽說堂上先期題明本部仍每季刻一俸冊分送各衙門如轉方面道則取即中之俸深者挨轉轉即中員外則取員外主事之俸深者挨轉餘衙門各類此而在外之司道府遞轉者亦各彙刊俸冊察照序轉臣部堂上兩傍仍列監長牌將內外各官俸次評註與衆共見各便稽察惟邊要方面與煩劇省郡間一采望

或行間借才生名題請不得不少為通變若無故越序亦聽各衙門官面執之如此不獨自說猜謗之隙亦可阻人越畔之思似為簡當臣昔在南銓曾以此讚之皇上歲有彙報北部每多虛應近日南中官方亦壞似當請乞一併飭行之者也奉聖旨近來吏治不修總由銓規未肅覽奏簡明畫一深於澄叙有裨以後各部堂每季確註屬員資俸年月并才品優劣移送吏部以憑酌量推用或別

議處分其應陞轉的明註優平煩簡字樣不許混徇如開報不實責在堂官陞轉不公責在銓署不得受人囑託聽人避趨事發一休論治餘刊冊監牌及留差坐題等項俱依議南京各部通爰飭行

脩撰入閣

五月以脩撰魏藻德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先是藻德上書言兵事久不報至是特召面獎之首輔周延儒在閣語

同事曰衙門中正若少人恐上用之為樞貳
及督抚笑語未竟而入閣之命下首輔為之
撫然藻德辭侍郎之銜上改為侍讀學士藻
德又請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是時上
已疑首輔故未幾有議處之事

賜環詞臣

崇禎十六年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吏
科左給事中左懋第有收遺忠以作言官之
氣疏臣看得舊詞臣楊廷麟以黃道周一案

革職提問今道周已蒙赦罪起用則廷麟亦
可諒其無他矣科臣左懋第疏稱廷麟忠心
勁骨學問節操詞林傑出應炤劉同升趙士
春等例請還原職察本年九月十九日廷麟
有自奏請宥一疏奉有楊廷麟本當訊問念
黃道周已經赦用前案姑免再究之旨則皇
上金原廷麟固不減於鑒原道周也本官原
係翰林院編脩十一年十一月具有庸人一
誤已甚等事一疏當事者惡其慙激遂改兵

部職方司主事贊畫軍前是主事其改銜而編脩其原職也淹雅文章之彥簪筆承明慷慨賦時遂遭摧折似應仍還之中秘以需大用者合無將楊廷麟復補翰林編脩但改用弘思出自聖明非臣等所敢輕議也疏上不允

治道本計

十六年五月給事中李清疏言臣聞古今治亂之原徃徃不問天行而卜人事昔賢所以

人定勝天之論不以一時變患而易我圖治本謀以為人事盡則天行終必應之也方今聖明在御宵衣旰食謂宜治平立臻而中外多故迅掃尚稽果何緣至此臣謂不窮召募之根則亦難堅保治之術蓋自罪輔薛國觀華不能以堯舜之道事君而務拾申商胥責睡餘以煩苦天下在聖明本欲易姑息為整嚴而諸臣遂盡化敦大為苛深其事不止一端而所最病者尤催科與筭朴並行

也臣聞周設三征緩其二則饒秦餘十失
一尚存則病徃臣為外吏見有司所急者
惟是京邊遠餉耳自戶部將雜項錢糧
無一不入考成於是叅罰日嚴徵歛日
迫小民止此脂膏羸前縮後何能為國
家增毫毛之潤而一時點石無金敲骨皆
血刑與賦俱急則民不得不窮民窮斯盜
矣加派斯愈不得不病民矣民益窮盜益
起如園相轉亂靡有定自非皇上逐年以

來蠲祖省刑事事與天下更始何能上天降
康歲穀漸登民稍甦息哉乃今廢藉起矣言
路闕矣厥衛撤矣而或者以寇突荆襄楚凋
吳震無廼行仁義而不效乎琴瑟不調又當
解而更張之而臣不敢以為然也周之宣王
獫狁孔棘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是以不得已
興六月之師而究宣王所以能致治者見之
鴻鴈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所為勞來
安定窮民如此其勤也漢之文帝外邊小入

則小利大入則大利至烽火通於甘泉文帝
不得已親勞軍灞上然究文帝所以能致治
者凡之史臣所載議賑貸蠲農租除肉刑專
務以德化民未嘗一日倦也夫仁義患不行
且患行不堅耳安有既行且堅而效不臻者
臣近過汶上息縣一帶見所破城邑雖比屋
半燼而民心依依猶望闕庭而歆仁風即臣
迺遷入長安見一時粟無踊貴役鮮飛食以
視臣前在刑垣時枵腹重足人鮮生趣者若

別一區宇謂非邇年深仁涵濡必不能至此
伏乞皇上堅持新模一切求賢納諫輕徭解
網弗以內外變故中疑力行因急而更嚴勅
諸輔臣協心明誼弗謂近功不奏於休養而
以督責為小試之術弗謂速效須期於安攘
而以根本為暫輟之圖潔己以選賢經文以
緯武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吾君務使邊塞日
靖其烽烟橫池悉安於牛犢而令誦皇上中
興者謂登三咸五駕周宣漢文而上之也猗

歟盛哉臣聞元氣凋於烏附者必劑以歲月
之參苓而氣乃復無非願皇上固結民心不
改此行仁義之本計也

用人聽言

十六年五月給事中辜朝薦疏言皇上御極
以來任人圖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
有也而中外之患日深群力群策罔見實效
古未有聖明在上殷憂若此而不能削平禍
亂坐臻上理者臣嘗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

可用之人哉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貌取
人宣尼猶失惟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
喜事之人愈易飾詭而鈎竒惟皇上破格之
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闖捷
昔漢臣周勃張相如號為長者言事呐呐不
能出口然安劉却敵必屬其人呂蒙之舉陸
遜也第曰意思深長而張釋之之阻番夫李
沆之惡梅曾皆惓惓以捷給為戒蓋利口之
禍邦家聖有明訓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

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
成練達茲歷既深自臨事不苟遠不具論
邇不督撫中所稱是任者如洪承疇盧象昇
史可法馬士英王永吉亦祇實心實做何嘗
縱橫滿紙動求人知向令此數人者與楊嗣
昌顏繼祖張若麒等粉飾虛張爭鬪才辨必
不能遠過繇是觀之其在此而不在彼明矣
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老成日就凋謝
典型漸若晨星自此以往將恐諸臣精神不

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維皇上
召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炤然既察其才辯
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
權嘗試追悔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
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子連篇累牘掇拾
浮詞誠易生厭然聖帝明王詔鐸以求之
者蓋舉一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一
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長非反覆諮詢曲

意審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也
昭皇帝嘗以戈謙言事過直免其朝參
逾月面言者不至乃復令朝參如故且降
勅以獎厲羣臣故言雖無當終不深罪皇
上邇來于言事罪譴諸臣屢詔賜環雖越
教載猶惓惓聖懷因是羣臣無不感激思
奮其間即有狂瞽過當之語終可以諒其
無他即有檢壬敗類之徒終未可以際天
下要以不求遜志而求達耳則聽言之道

斯德近如陳燕翼所論中州一案臣以守
汴之勞與決河之罪原不相掩在皇上深
憫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言官正言之實
以存萬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言責而
論列大臣亦可以銷後來雷同之漸至于
姜埰置詞舛謬百喙何贖乃懲創之則臣
子之罪也明主全之則覆載之德更大况
聖明孝治天下埰家遭兵父罹慘禍彼亦
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留生死有闕輕

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趨起而不敢盡
煩囂雖息謹論亦損所謂聽言貴廣者
此也臣四載里居再入班行烽火驚心一
籌莫效而終以用人聽言為今日平治之
本故不避瑣瀆冒昧上陳

督師告廟

崇禎十六年六月加總督三邊孫傳庭為督師總
制應天鳳陽江西湖廣河南四川雲南等處遣
官告廟曰嗣皇帝臣由檢敢昭告於祖宗列

聖帝后曰逆寇蔓延久逋誅剪比乃奔突豫
楚瀾及陵藩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爰命秦督
孫傳庭為督師特畀專征之寄恭行櫜伐之
師仰冀明威俯垂佑助殲渠散黨成功蚤奏
於師中討罪救民篤祐以對於天下非獨渺
躬之席庇實偕率土以襲休謹酌炤遣將告
廟舊制命官行禮用伸虔告先是傳庭在獄
聞傳宗龍之歿大慟上疏願勦賊自効許之
復原官令之統京營兵援豫至是加督師傳

庭忠義慷慨實心任事初在吏部自請辦賊
在秦屢著戰功曾擒圍賊獻俘於朝然帝以
晉人有黨疑之既拜督師之命帝屢催出關
勦賊有人於召對言宜持重者輒斥之恐其
黨也故終致一敗殞地

行間借題欺誤

崇禎十六年六月給事中吳甘來疏言臣山
居數載蒙恩詣闕沿途聞見慘目傷心皇上
方懋昭賞罰用詔來者招亡賜復再造遺黎

臣可無贅陳矣臣從南方來扼腕楚事而於
借題護藩者不能無說處此也荆襄數郡固
東南要害也相繼潰陷非戰不利也非守而
糧盡矢竭也非有詭計暗乘奸人內應出我
不意致我無備也撫道諸臣率獲藩以去而
名城一空遂使賊坐而有之嗟乎藩誰之藩
乎天子數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
捐私倡義為朝廷城社民人守亦藩王職也
風鶴終傳一朝委去匿身逃法上之不能設

竒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能仗劍登俾効
死守之義先去以為民望空城以待賊來猶
哂之擁衛自功則是不必濠之深而堞之高
也不必入貔虎而隊風雲也不必三年九年
除我器戒不虞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
潢繡錯所在要區若皆預擬遷移一局為將
來蒙飾地將維城為可留可去之人即名都
亦可守可棄之士無端播遷反資奸人得意
矣夫使守臣而誠護藩也平居則啓掖德意

調攝軍民俾無歛怨地方有急則涕泣以告
此皇上守土不可失也其出祿賜之餘勵將
士向來捐家為國者皇上未嘗不鑒之憐之
破格褒嘉王寧不降心相從者若使輒奉以
去進無以對朝廷退復不保家室真藩國罪
人矣藩亦奚賴此臣也且功在獲藩則皇上
之社稷人民將誰與守臣每痛心中外多故
仰塵焦勞餉日增而兵轉匱兵日練而賊轉
橫總繇弊相沿躲閃甚巧務為恢張之聲究

無尺寸之績有一題焉可借以掩罪為功則
相率効之而事功愈不可問今行間借題非
止一端乃借之美大其各顛倒功罪為將來
害方大者則無逾于此夫是非不分則功罪
不著功罪不著則賞可倖邀罰可倖免驅敵
蕩寇將復何時故因王永祚等而申言之惟
皇上亟章大法懲往毖來勅令司勦援者以
聞警疾馳急王惠難為功司守禦者以竭力
固圍免王顛越為功餘皆無所逃罪庶幾仰

副陛下親親至意不至因建藩而反付皇上
疆土於一擲也
捐卹灾荒

崇禎十六年六月朕以耿躬祇膺天命嗣守
鴻業十六載於茲宵旰圖迴惟弗克肩荷是
懼慨自畿南山左一帶極目丘墟荼毒可憫
至沅賊原我赤子矯命衡行連陷藩封震驚
陵寢豫楚江北半被凶殘重以天災游告蝗
旱頻仍奸吏貪官專工培克橫徵暴賦不顧

凋疲以致禍結兵連邊腹交困老羸轉于溝壑
丁壯耗于干戈萬姓何辜遭此異慘皆朕不
德所致也拊躬內省憂悼良深是用深自劓
艾嘉與海內更始特下罪己之詔弘敷發政
之仁念加派賦重久應蠲除時屬用兵勢非
得已除河南五府被陷地方已經蠲免外今
將省直殘破府衛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
三餉各項錢糧蠲免二年其未經殘破而村
落灰燼可憐者該抚按仍確察分別差等速

奏以憑酌量蠲緩又念向來每頒恩詔雖經
榜示而官胥蠹弊重派私徵蚩子遺豈能
盡曉該抚按榜示即行梓布分給各府州縣
坊里人等及衛所官旗各一章如有勝混前
弊聽被害人等登聞立行拏究加等正罪其
餘各地方官通要勸課農桑招來流徙革禁
耗羨寬恤征徭務使窮民均沾惠育百爾有
位都着洗心易慮協力分憂各殫極揀之方
共挽艱難之運庶幾寡昧賴追愆尤所有應

蠲免地方錢糧條列于後於戲萬方罪在朕躬敢忘馭朽之懼群黎徧為爾德宜沛解懸之恩惟本固則邦寧亦內安而外靜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奉先雷震

六月二十二日雷震奉先殿是夜大雷雨看守奉先殿內侍見殿中滿地火光響聲驚殿脊而出殿東獸吻損壞

接本舊例

崇禎十六年六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竊照本章者臣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法於是寄焉事綦重也臣於辛未觀政戶部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輪流候接日當晡時內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鴈行序立挨次接領體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蒙恩拔置垣掖事猶如故迨回機務殷繁發無定時於是六曹不復接本或蚤或暮但憑會極門內臣發之錦衣直房散與

各垣吏役遂失當年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
本發科猶必令部堂一員親至垣中畫本尾
署小押所以防奸杜弊如此其嚴也况未到
科之前收授一憑下役非所以重王言而尊
典制也伏望聖明亟賜察復臣並有請者我
皇上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繫緊要本章無
不朝上夕報亦有不能即奉綸音者或以事
體稍緩無妨徐發但拜疏之人計曰而數齎
奏之使延頸以望時曰稍稽妄生揣臆當此

中外多艱正賴臣工黽勉效職儻因此而置
位開因循之漸事體生叢脞之端仍以社稷
之憂獨貽君父臣所鯁過計也况天下事
無大小以敬心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
以精力圖之則緩者亦急此大易所以重行
健而欲自強不息也並望聖明俯納施行得
旨各部司官接本併部堂到科畫本原有舊
規如何竟廢著察議具奏據稱紅本收發一
憑下役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接併議妥奏

來本內敬心持之行健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
道了該部知道

議行鈔法

崇禎十六年六月桐城生員蔣臣保舉到京
言宜行鈔法且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
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而戶工侍郎王鰲永
專管錢鈔亦以鈔為必可行且言初年造三
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蠲窮民此後
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

金與土同價除免加派外每省直發百萬貫
分給地方各官以佐養廉之需其言甚美然
寔不可行也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
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肯應者鰲永請
每貫蠲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綉緞
各舖皆卷篋而去內閣言民雖愚誰肯以一
金買一張紙帝曰高皇帝時如何偏行得內
閣對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
及拆俸用鈔其餘兵餉亦不曾用也帝曰只

要法嚴閣臣對徒法亦難行因言民窮困已極且宜安靜其語頗多然帝已決意行之及內貢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桑穰價銀戶部請以北新關稅銀二萬抵之閣臣擬旨採取擾累且關稅例當解京不准留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名五城勾攝多未學習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

勾解閣臣亦擬不許帝不憚俱發改票

閣揭竊惟古者以錢代金宋末以鈔代錢鈔法誠行為利甚大而鈔虛錢寔頗有不同蔣臣以宋之交子會子謂之錢引即今民間會票是也然宋時自一貫至十貫凡五等曰大鈔一百至七百凡五等曰小鈔元時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非不多方廣布而亦不能久惟聖祖時製法甚精立法甚嚴當時軍國賞賜諸費皆取給焉

而後始漸輕也伏讀御批務要有益軍國可行可久又於部議推行一疑宜加嚴明等竊見會典及律例所載鈔法似已詳盡總以嚴偽造禁阻壞立界法信倒換為主至有司之貪羨抑勒撫按三尺自在耳惟今當久廢之後驟欲督之行使恐愚民不可慮始徒法亦難自行聖諭所謂如何通行如何更換業已洞悉其端委矣蔣臣持論雖堅臣等寔未見其必然之効倘萬不得已或且試之京師于

凡百官俸廩軍匠月糧以鈔兼行俾民間有鈔可用而一切賦稅課程贓罰納鈔悉與收受俾知有用鈔之利俟上下通行耳目相習而後推之天下或亦變通宜民之一道乎容臣等約計臣并蔣臣到閣詳細商確聽其自行回奏外謹先擬票呈進未知當否伏候聖裁

御史白抱一疏言竊惟今天下處：用兵處：需餉則生財為今日第一皇上慮地方殘

苦閭閻匱竭特下製鈔之令以濟時事之艱
其慮非不周而意非不善大小臣工自當遵
行惟謹何敢復生異議然職揆度時勢寔有
難以驟舉敢備為我皇上陳之從來鈔法與
錢法相副而行今出銅地方如兩廣山陝河
南等處見遭寇患則銅鉛勢不能辦雲貴諸
處道路梗阻即有銅亦無路可達銅既不足
則鼓鑄萬不能充溢鼓鑄窮則錢法且不
能遍布域中而單以易浥爛之楮幣令通

行無滯誰其信之此其不可行者一旦鈔完
必頒之州縣令小民輸銀自領然後或交易
或納稅始可上下流通竊思小民納銀買鈔
又復輸鈔作銀吏胥勒索轉折之間不無虧
折彼以銀輸官何等直捷小民不思為便捷
肯樂此轉折乎此其不可行者二且奉行之
際有司賢者上体國法下順民情委曲調停
猶不為害如遇不肖借口功令以威驅民強
其所難小民既不甘受必生忿怒激而成變

為害不小此其不可行者三且祖宗朝雖云
製鈔然行之未久今二百餘年百姓止知銀
錢為重蓄貯行使皆是此物一旦易鈔而與
銀錢並重在皇上曰遵祖制在愚民曰非
常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此其不可行者四至
于皇上製鈔原欲通行天下始少獲微息今
南北俱大寇盤踞則行鈔地方亦似無幾鈔
既不能遍及利息似亦覺少當此庫藏匱竭
之際先費二三十萬金錢造此不能通行之

鈔未收難必之利先費見在之金何若留此
金錢濟目前急需之為得計乎此其不可行
者五且生財之道前人無處不經筭盡使此
鈔可垂諸承久前人必有先得我心者何至
今日始議舉行也臣豈不知計臣為國若心
皇上生財睿慮臣揆度時勢寔實見其難以
驟行如此伏祈皇上敕部與司臣蔣臣從長
再議暫停目前俟寇患平息小民豐樂然後
舉行未晚也臣愚慙不識忌諱祈聖明鑒宥

施行

薊督罪狀

十六年六月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續祚
疏言臣因范志完縱兵淫掠具有前疏即蒙
允德州增兵之請又詰兵部間見着以從公
察奏時因戎馬在郊聖明殷憂不聽瀆奏五
月望後始聞赦寧舉手加額慶陛下稍釋宵
旰臣未見兵部所察所奏為公與否但志完
金鞍重賂餽附皇華為之先入桃李門墻人

仰鼻息孤跡如臣亦惟聽彼顛倒而已惟是
陛下俯導微臣明白具奏者則在感憤觸忌
與虛文嘗例教語也謹遵明旨闡發前疏為
我陛下——言之志完兩年僉事遠涉督師
不聞知兵善將戰功守功徒恃歷任貪婪之
物賄買躡陞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大兵攻
德不下去陷臨清越五日而完始至聞後股
破景懼欲避入德城漏下三鼓約臣面商臣
未之允乃托德州大紳及僑寓詞臣代彼轉

囑一為謝陛因避兵出居城外乘臣開門放
汲於河岸立談一為方拱乾同完晤臣於南
城古廟臣俱答以援兵非守塚之用督師非
入城之官不聞薊州之陷繇於裔丁內潰乎
闔州軍民所共聞見不敢掩者此臣所謂目
覩最真也若夫座師當朝周利代庇矣手有
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玉帶明珠懸作
市賣撫鎮之囚子部堂臺省半屬頤指氣使
之私人止知權臣不知君父稱功頌德遍於

班聯君前臣名通廢嘗禮大壞祖宗封疆濁
亂天下風俗臣私悲隱痛不忍見陛下以周
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此臣
所謂感憤觸忌也語云犯上干主其罪可赦
乖忤權臣禍在不測外臣小吏乙榜孤踪不
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度越千
古故不避首輔周延儒與舉國媚附之時局
略進一言至于中樞主計皆喜虛文請餉必
饋嘗例此數十年相沿錮習通天下所共知

之大弊發餉萬金必扣三千長安故有餉不出京之謠外之糧儲管倉總兵鎮將另有書帕折馬餽送新練餉司視其厚薄以為遲速多寡比比皆然難以枚舉祇如餉庫書辦頂首役價動至萬金非索嘗例何以厚售至此近如李邦興一事其明徵也兵部則推陞有估缺之價叙功憑孔方為優又不止於嘗例者一則木偶昏貪聽司官吏書作弊一則深揖長跪馬科道閣部免恭有警惟以添撫添

督卸脫諉推問兵而萬名不得千名之用問餉而入孔全無出孔之稽今日議設屯抚明日議添屯廳徒為破甑燃灰之巧圖何有金城棗祇之實着臣所謂皆喜虛文請餉必餽嘗例也遵旨具奏毫不敢隱伏乞陛下憐臣孤跡先賜褫革以謝權奸至臣所請增兵與前所請新餉亦祈勅下山東撫按蚤設題覆為善後計毋令後來道臣遇警而歎無米掣肘也

繫逮二輔

崇禎十六年七月帝御中左門召內閣三法
司堂上官刑科掌印官提罪督范志完與雷
演祚質對帝問演祚前劾范志完縱兵淫掠
又以金銀行賄是實的麼演祚奏俱是實的
又問爾所言稱功頌德徧於班聯者誰也演
祚對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
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
先通賄幕客董心葵然後得之帝怒即命逮

心葵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對無其事
雷演祚與吳姓同黨是姓叫他叅臣上聞黨
字怨解又問還誰與吳姓為黨志完對朝臣
一半是周延儒之黨一半是吳姓之黨兩家
不和連累及于臣帝喚刑科都給事中孫承
澤問范志完說的是麼承澤對今日皇上向
訊志完只因其行賄縱敵如其情真自有朝
廷大法豈是論黨之時志完曰孫承澤與
吳姓同黨前因殺馬成名抄叅臣也是吳

蚌叫他做的帝微笑承澤曰皇上問臣臣不敢不正對志完敢在上前肆口撒潑有同市棍呈上自有鑒裁帝命之起問志完避兵逗遛之罪志完對在大王庄典副總兵賈芳名對敵乘大風力戰帝怒大聲斥其妄喚大理寺卿吳履中前在天津察視所聞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帝曰趙光祚亦逗遛但叅志完何以服之并逮光祚薛敏忠喚錦衣衛駱養性命差的當官校取周延儒吳姓星

速來京候問

儲蓄邊才

崇禎十六年六月給事中李清䟽言臣聞帝王義克威勝不廢征討以安華裔要在慎擇將帥而已然自古難言之是以臨敵制勝當險決機獨兵事變化萬端智勇所發恒出意料按圖索驥談何容易惟是求之有方儲之有素庶幾鄧林所植喬木必繁歐冶所鑄干將必就則豫備之法貴善耳我皇上撫髀思

將不異千金買骨之殷勤又數年前曾詔取
先臣高拱儲邊材疏嘉其言之可采乃今兵
患未息督撫兵備皇皇乏才不能不感拱言
切當而惜未詳確施行也拱之言曰兵係專
家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當自兵部始以有
智謀才力者選充之如遇邊方兵備缺即以
兵部司屬補遇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
補遇總督缺即以巡撫補又添設侍郎二員
協理部事或遇巡邊關缺總督不煩假借那

移即以其人往而與總督共候尚書之缺此
其言之最簡切者矣乃邇年以來添設未嘗
不備員樞屬未始不重選一臨邊方推用何
竟寂寥豈拱言獨見旨于聖明而廷臣多自
號良醫不錄古方為可用抑雖用而調製增
減終以己意變更是猶三年之艾不畜而希
七年之病立瘳也臣謂外之邊才散於推
知寺官內之邊才散於京卿寺衙門而總
以兵部為聚數誠于推知內搜樞曹則或以

得邊擢或因禦寇擢又或因修城隍練土著
實有成效者擢要使樞曹數十員果富于儲
是則邊方兵備之才於此一大聚矣誠于京
卿內覓佐樞則或從現任拔或從棄廢拔又
或從內遷之藩臬郡守確有強幹者拔要使
侍郎數員咸精于擇是則邊方督撫之才又
於此一大聚矣伏乞皇上明詔羣臣精選銓
除實註薦舉之人大書屏座異日有功必同
賞有罪必同罰則樞曹得人何憂邊方兵備

乏人兼之添設侍郎及邊方兵備得人又何
憂邊方督撫乏人故兵部真邊才之嵩門而
京卿則僅邊才之一途也今者除禮部一席
專取詞林外若吏戶若刑工俱於京卿內儲
用而猶疊奉明旨必才堪節鉞方陞京堂蓋
恨不人：廉李韓白廣搜邊才于夾袋而柰
何以兵部之專門反蒙虎皮于羊質則又安
取乎兵而名之也臣見近年行取知推其識
膽兼優表表封疆者多置之臺省又或暫寄

兵部旋移授臺省則是為人擇官非為官擇人也獨奈何不為樞曹計收攘平之功乎甚至巧借知兵以梯榮顯既膺節鉞思避險阻則借彈射托事端洋洋翻去而其最貪鄙無賴者又不憚以身名殉富貴一旦封疆事誤戮身敗名六韜三畧之誇談徒供五刑三就之罪案天下事尚忍言哉臣願皇上特勅吏兵二部及今合志亶慮以聚才樞部如謂樞部異日出歷巖疆有躬親鋒鏑之苦而樞曹

又與臺省體執殊異則宜再酌高拱未盡之言為特示優厚之典錦衣世廕非係督撫敵愾奇功無以他途畀而凡行取卓異諸臣選入樞曹者一應在京體貌同詞臣臺省而陞遷又視他部獨優行見皇上意嚮所重即為功名使天下才智之士咸鼓舞奔走于樞部如是而後有邊方督撫及兵道員缺猶嘆乏才補用是必吏部陽借其名而陰違其實又必吏部始用于此而潛移于彼向何以鑽

營茲何規避皇上但一按籍詰問均無辭以
逃罪矣故夫臨渴掘井遇寒求蠶皆難實收
邊才之效而惟儲于兵部即取于兵部總不
若力行高拱之言為善也伏惟皇上鑒納施
行

遇災脩省

崇禎十六年八月京師大疫死者相藉帝發
銀一千兩令大醫院分城治療病民又發二
萬兩令五城御史收殮死者下諭部院曰邇

未災變頻仍兵火之後繼以病疫傷亡甚慘
朕与大小臣工極救挽回以副承天意凡今
失事各案速行回結戰守有功速行察叙朕
在宮中久服浣濯之哀今于日用膳品減去
一半各宮俱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員卓銀
減十分之三各衙門有可節省者以此推行
其選擇嬪御一事停止至于大小臣工或居
官不職或婪酷橫行通着痛加剏艾不得徒
事脩省虛文

賦役逃亡

崇禎十六年九月京東屯田總理周應期疏
言各道所報有一邑荒至千五百頃有通邑
不滿千頃而荒六七百頃者細詢其故半為
積逋所驅半為雜差所苦而襍差中如驛馬
俵馬芝麻棉花絨等為更苦富者傾貲以買
免貧者避役而逋逃即曰懸募墾之何益哉
畿輔根本之地天下所視以為安危也皇上
惻念殘地蠲免錢糧二年則內庫之芝麻花絨
而無逃為至恩詔下所司

秦省之變

崇禎十六年九月督師孫傳庭自潼關移師
河南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總兵牛
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秦翼明出商洛為
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率寧夏二鎮兵為後
勁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洛陽之下

池寨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移宛洛軍
聲大震李自成自襄陽來拒敵敗之奔汝州
師次汝州偽都尉李養純來降所失各縣寶
豐邾縣俱復適大雨連旬兵饑而譁降賊李
際遇陰通賊賊率精騎大至薄官軍甫接戰
賊伏兵四起官軍大敗傅庭同高傑引兵西
走賊追四百里至于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
人闖賊第一隻虎名李過以督師大纛給守
關者乘間突入李自成自潼關後夾攻官軍

潰督師退屯渭南賊攻渭南陷屠之白廣恩
降失督師所在賊進攻西安徽省兵尽隨督師
止川兵三百人三日而陷巡撫馮師孔死之
按察使黃綱指揮崔爾達知縣吳從義秦府
長史章世綱俱死之李自成據秦王府偽授
秦王存樞權將軍

考選庶常

十六年十月諭吏禮二部考館大典必文行
兼優方許入選著各省直九卿翰林科道將

同鄉進士察其年力四十以下德器凝重文學優長者限三日內從公開送過部彙奏不許徇私如有營競濫開所舉非人察出究處該衙門仍詳加點驗秉公酌定正副進覽以憑鑒裁特諭先是工部尚書范景文請增北直館額謂南直館額四人兩京並重北直宜增一人允之

秦中總督

十六年十月諭吏部都察院秦中賊勢孔棘

援勦方殷監軍御史不可不設霍達屢以才畧推舉且係秦人著同督撫余應桂等星馳前去調集各鎮兵爲催督錢糧稽覈功罪鼓勵鄉勇收用廢將聯絡秦中官紳士民刻期蕩掃有功破格陞廕應給勅印該衙門作速撰給

十一月初三日帝御皇極門朝畢退坐門內召輔臣府部院及秦督余應桂監軍御史霍達入對中左門帝用金貂煖耳天煖去之諸

臣皆脫去行礼畢帝呼秦督余應桂過跪帝
曰逆寇入秦時命爾及監軍前往蚤平狂寇
蚤安萬民總督事權原重各邊撫鎮俱聽爾
調度一切設措錢糧招用廢將鼓舞鄉勇有
真勦然後有共撫有好將自有好有司自有
好良善百姓在爾實心去做應桂再三難之
言闖已入關州縣丸解所發臣兵三萬及糧
餉尚無實著陝西既為賊蹂躪又以假仁假
義惑之本地餉如何追徵得來所撥川餉亦

隔省為梗帝呼戶臣倪元璐過跪帝曰該督
說有餉方有兵原是該部何以應之元璐奏
河北懷慶見貯有餉銀十五萬據蘇京說孫
傳庭要支去不知已支几何又司官劉邦弼
催到十萬又剩存五萬昨歲皇上已允撥秦
督十二萬秦中餉原額七十餘萬如西安已
破此銀難徵如未破憑該督設法督催接濟
應桂奏催徵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
求皇上允撥十萬與臣到彼順帶入秦元

珞秦山西近京外鮮不至只有此項可濟邊
需不敢輕許帝曰也要撥些與他應桂討舊
保鎮姜瑄薊鎮薛敏忠二人皆秦人各有家
丁帝不允呼霍達過跪帝命作連前去達奏
如西安尚在臣從蒲州過河一日一夜可到
省城但恐西安不保事體就難據按臣金毓
峒承差報孫傳庭先在潼關外七里鋪劄營
白廣恩高傑二人皆戰將初勝賊後又退札
二里地扼險自守反不能支方退入關賊跡

山而來破城入關傳庭不知下落按臣東走
撫臣馮師孔西走聞中一箭未知存亡如有
兵有餉臣不惜一死以報皇上無兵無餉空
死無濟因慟哭伏地帝許其熟練地形實心
任事令他始諭內事理盡心去做令發應桂
銀花銀牌及紵絹等項為犒賞將士之用又
發御馬監馬數十匹與二人賜茶餅叩謝而
出時闖賊已入關方推秦督無肯行者帝謂
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赦罪起

用何故欲推督抚便苦無人聖意蓋指張鳳翔也部中不得已以應桂推上然實非邊才行至山西徬徨河干竟不敢過因令部另推乃以李化熙請熙与交代竟回山東從此秦無督矣

降將先見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總兵高傑在渭南為李自成所敗渡河而南時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三邊俟三邊定直窺京師高傑于

軍中遣人上書言闖賊以數十萬衆謀犯京師關係重大急宜策備調吳三桂統遼兵王永吉統薊兵控禦真保調宣大陽和兵扼居庸紫荆再命左良玉出荆襄入南洛以製其後賊必不敢長驅也疏下部

議開膠萊河

諭工部前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曾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奏文登開養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賀

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着王盛前去詳悉勘
明從長確議速奏特諭

晉省之變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賊李自成破三邊將東
窺山西晉王有移地遠避之意下諭飭之曰
逆寇入關迫切三晉王世鎮茲土正宜鼓倡
忠義聯合人心固守累世之封弘著維城之
義比據真定巡按官奏稱王有移地避寇之
意雖係傳聞語不足信然近日豫楚各藩多

有棄城先去流離困頓可為前車朕方奉祖
宗家法以國法議之必不敢輕怨也王其損
貲饗士堅守社稷式鞏桐封朕已嚴勅督抚各
官協力保障必無他虞倘或輕率妄動自取
咎愆悔之晚矣王其慎之故勅未幾李自成
渡河而東破河津平陽知府張嶙然降遂直
至太原正月李自成率賊攻城甚力巡撫蔡
懋德率軍民百法守之矢石傷賊甚眾忽城
中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霾陵作守城將張

雄為賊內應賊入城懋德死之晉王降隨賊
北來

程